

文采风流

袁枚传



WENCAI FENGLIU

王英志 著



东方出版社

文采风流
袁枚传

王英志
著

東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陈来胜

装帧设计：张新勇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文采风流——袁枚传 / 王英志 著. —北京：东方出版社，2012.6

ISBN 978-7-5060-4160-7

I. ①文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袁枚（1716~1793）-传记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2）第 048535 号

文采风流

WENCAI FENGLIU

——袁枚传

王英志 著

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

（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）

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印张：12.5

字数：334 千字 印数：0,001 - 5,000 册

ISBN 978-7-5060-4160-7 定价：29.00 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（010）65250042 65289539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，如有印制质量问题，我社负责调换。

服务电话：（010）65250042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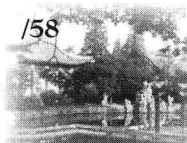
CONTENTS

第一章 原是奇才应运生	/1
一、阳春之子，式微之家	/1
二、少年奇才，刻苦好学	/4
三、省叔桂林，扬名广西	/11
四、应试报罢，落魄京师	/17
第二章 关心循吏口碑悬	/24
一、金榜题名，荣归完婚	/24
二、考试末等，外放江南	/30
三、溧水、江浦，初显吏才	/36
四、调任沐阳，情系苍生	/41
五、治理江宁，四载乞归	/49
第三章 随园形胜伊蓬莱	/58
一、挂冠省亲，治理随园	/58

目

录

1





二、赋闲三载，经济拮据	/65
三、赴任陕西，丧父辞归	/69
四、广交文士，诗酒风流	/75
第四章 何尝名教不风流	/89
一、无子为名，一再纳妾	/89
二、寻花问柳，怜香惜玉	/92
三、宠爱弟子，亲昵伶人	/100
第五章 一代文章仰巨公	/103
一、倡“性灵说”，与沈论战	/103
二、当代龙门，提携后学	/108
三、文武权臣，欲列门墙	/114
四、诗佛、诗仙，生死之交	/117
五、袁、赵同调，共倡性灵	/123
六、文字结缘，神交船山	/131
第六章 才女尽为诗弟子	/136
一、孙氏姐妹，同为弟子	/136
二、湖楼诗会，广招才女	/140
三、画舫载美，同游西湖	/143
四、闺阁弟子，佩兰为冠	/147
五、吴门才女，闺中知己	/151

六、撰写《诗话》，编辑《诗选》	/158
第七章 万里江山助壮游	/161
一、出游天台，石梁观瀑	/161
二、龙湫作歌，温州坐筵	/165
三、饱览黄山，峰奇境险	/171
四、舟行万里，诗吟南国	/175
第八章 回首仓山各黯然	/183
一、年逾古稀，自挽、告存	/183
二、痼疾复发，文星陨落	/185
主要参考书目	/190
后 记	/191



第一章 原是奇才应运生

原是奇才应运生，岁寒松柏极峥嵘。

——严守田《和简斋先生〈自挽〉诗》

一、阳春之子，式微之家

杭州，人杰地灵的一方水土。

清代康熙五十五年三月二日（1716年3月25日），西湖春意盎然，焕发出蓬勃的生机。白堤、苏堤，桃花燃火，柳丝凝碧，弥漫着数里绿烟红雾。湖水波纹如绫，温风似酒，令人微醺。



中年袁枚

西湖的东南方流淌着宽阔的京杭大运河，此时河水闪耀着旭日的金晖。运河南侧艮山门内大树巷里，一棵阅尽沧桑的老树静穆地耸立着，铺出一片绿阴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。

当春阳升上屋顶之时，大树巷内袁氏宅院忽然传出一声裂帛似的婴儿啼哭，是那样嘹亮，那样有力，充满了对春天的渴望，对世界的向往。一个小男孩出世了！全家男女老少为之雀跃。老祖母眉开眼笑，双手合十，连声念“阿弥陀佛”——袁氏家族终于有了长孙。

清代流行高士贵人出生是神灵转世的说法。如文达公裘曰修传为水神托生，文达公纪昀传为火精转世，等等。这位小男孩后来仕途并未发达，但一世聪明，归隐后享尽人间清福，人称“山中宰相”，所以亦被附会为云南



大理点苍山的神猿投胎转世。他就是乾隆朝大才子袁枚，其字子才，小字瑞官，号简斋，亦号存斋，世称随园先生，晚年自号随园老人、仓山叟等。他在三月出生，乃阳春之子，预示着一生无限的生命活力。

袁枚先祖本是浙江慈溪人。那里地处四明山。浙东地区山清水秀，文化发达。袁枚的五代祖袁槐眉，曾为明崇祯朝侍御使，辅佐御史大夫，掌管纠举百官、入阁承诏等大事。地位不低，人亦颇能干、沉稳。

据说崇祯元年（1628）京都五凤楼前发现一只黄绸包袱，内裹一卷小画，上题云：“天启七，崇祯十七，还有福王。”意谓崇祯帝在位只有17个年头。帝见后勃然大怒，传旨巡城官员速查此物从何而来。当时袁槐眉正负责皇城事务，闻后赶紧向崇祯帝启奏道：“此事本荒诞不经。如一追究，反引起谣言，迷惑圣听，且令臣民混乱。”皇帝听后觉得有理，乃不再追查，避免了一场混乱。此事反映了袁槐眉之镇定与卓识，尽管崇祯朝确实只存在17年。

袁枚长大后曾在《示香亭》一诗中对堂弟袁树说：“高祖槐眉公，乌台称矫矫”，“我家虽式微，氏族非小草”，很是为其先祖自豪荣耀。当时慈溪祝家渡还有槐眉公祠堂。

袁枚六代祖、袁槐眉之父袁茂英，明万历进士，官至布政使，尊称方伯，为一省之最高行政长官，亦颇显赫。袁槐眉之子为袁象春，官至知府。一生好游览。袁茂英与袁槐眉皆工诗，曾合刊《竹江诗集》行世，惜未留传。但先祖善诗的才气却为其后人袁枚所继承。而袁枚一度积极仕进，亦不无重温先祖荣华富贵旧梦之意。

袁枚之祖袁铤，字旦釜，清初在世。性格豪爽，一生依人做幕府，未曾谋得一官半职。袁氏家族迁入杭州由袁铤始，并由盛转衰。孟子说“君子之泽，五世而斩”，袁氏之泽则四世而斩矣。但袁铤亦多少继承了其先祖写诗才能，有诗稿一册，以绳头草书抄成。袁枚幼年时手抄录一册，后因迁移而遗失。不过袁枚之成为大诗人自有祖父潜移默化之功。

祖母柴氏，视袁枚如掌上明珠。

袁铤生有二子：长子袁滨，次子袁鸿。

袁滨为袁枚父亲。此人对先秦申不害、韩非等法家的刑名之学颇有研究。袁枚年幼时，他曾对袁枚进行过法律的启蒙教育，说“旧律不可改，新律不必增；旧律之已改者宜存，新律之未协者宜去”（袁枚《答金震方先生问律例书》）。这对袁枚后来任县令的执法自然不无启示。

袁滨颇有乃父豪侠之风。雍正元年（1723）袁枚八岁时，袁滨正客居苏州，忽听说湖南衡阳令高清病故后，被上司查出国库亏空，怀疑其贪污，将其遗孀孤

儿关进牢房，不禁叹息道：“我当年是高公幕客，我不去则此难不解。”于是治装经洞庭湖而南下。袁滨到衡阳后，对高清之弟高八说：“以前你哥哥挪用国库之财供奉上官，我曾经劝阻，但你哥哥不听。于是我又劝他在簿籍上记上此事，并加印作证。此举正是为了预防今日之事也。”

高八听后大悟，赶紧找出印簿，并上诉总督迈柱，终于为兄雪冤，解救出嫂子、侄儿。当时杨朗溪太史赠袁滨诗有“袁夫子，当今真义士”之句。为报答袁滨之恩，高八提出与袁结为亲家。袁允诺，将其幼女袁机许配给高八之子高绎祖。而袁夫子为人排忧解难之侠义精神亦为袁枚所继承。

但袁滨一生不得志，为谋生计，与其父一样常年游幕四方，曾远到湖北、广东、云南、福建等地，对袁枚幼年的学业很少顾及。

袁枚叔父袁鸿亦一直飘游在外，在广西客居三十余年，并病死于桂林。他亦能诗，但多散失。

袁枚的母亲是位了不起的女性，对袁枚的一生颇有影响。袁母姓章，是杭州德高望重的读书人章师鹿先生的次女，20岁时嫁给袁滨。她性情慈和端静，温文尔雅，又坚忍不拔。袁枚父幕游远方，有时寄回些钱财养家，有时则书信亦无。家境贫甚，如袁枚中进士后在《乞假归娶留别诸同年》诗中所回顾的：“惭愧少年贫里过。”于是家庭的重担压在袁母肩上。她上奉婆婆，旁养孀姑沈氏夫人，下为袁枚延师，生活入不敷出，不得不靠十指为人做针线活糊口养家。每当賒钱路穷，米缸空空，只能默默地绕楼行走。而袁枚与姐妹们饿时啼哭索饭，更使章氏心急如焚，心痛似绞。袁枚后来作《秋夜杂诗》第九首云：

吾少也贫贱，所志在梨枣。

阿母鬻钗裙，市之得半饱。

敲门闻索负，啼呼藏匿早。

母亲的艰难困苦深深铭记在小袁枚心中。家贫出孝子，成年后袁枚对母亲极尽孝道，以博慈颜欢心，作为反哺之报。

章氏一生不持斋，不佞佛，不信阴阳祈祷之事，思想开通；而于忙碌之余，还手拿唐诗一卷，吟哦自娱。章氏不仅知书，而且达礼。她对邻里老妪十分尊重，对僮仆微劳亦想法奖赏。

章氏之通脱气质与仁心体物的精神都融入了袁枚的血脉。

袁枚姑母嫁慈溪沈氏。31岁时守寡，归家侍母，对袁枚颇尽照顾、教育之责。

袁枚同辈手足上有大姐、二姐，名皆不详。大姐嫁杭州人王裕琨；有子名王健庵、媳张瑶英，皆能诗，受过袁枚指点。二姐嫁秀才陆康仲，但陆氏死得早，





二姐只得携二子归住母家。其长子陆建，字湄君，号豫庭，随袁枚居随园学诗受业，十分刻苦；后娶张古香之女为妻，从张古香官宿州（治所即今安徽宿县）权记室事，36岁时因咯血而卒。有《湄君诗集》，由袁枚刻印。次子乳名阿炘，亦好学能诗，但未冠而夭。

三妹袁机，字素文，号青琳居士，性情温和，品貌端丽，为姐妹之冠。未周年即由父许配给高绎祖。但高绎祖乃一无赖。袁机嫁前已知其人无行，但囿于封建礼教，硬是过了门。嫁后备受凌辱，常被夫君手掐足踢。后为还赌债，高绎祖欲卖妻还债。袁机父闻讯只得将袁机解救回家。袁机归家后郁郁不乐，年四十而卒。有一哑女阿印。袁枚与袁机自幼感情深厚。袁机亡后，曾为之编《素文女子遗稿》。

四妹袁杼，字静宜，号绮文，嫁松江人韩思永。早寡，依兄居随园。有一子名执玉，极聪慧，13岁中秀才，但15岁早夭。袁杼工诗。卒年约50岁。有《楼居小草》，由袁枚刻印。

袁枚叔父生有三子二女：长女袁杰，字赛英。袁枚堂大妹，嫁胡德琳（字书巢），曾随胡氏仕蜀。胡能诗，著有《碧腴斋诗存》，由袁枚刻印。长子袁树，字香亭。袁枚堂二弟，生于广西，小袁枚14岁。因父亡由袁枚接回杭州，后与陆建一起居随园学诗。乾隆中登进士第，官至广东端州太守，时隐时仕。于南京建有寓园，距随园二里许，与袁枚关系最为密切。其子阿通过继给袁枚。袁树著有《红豆村人诗稿》，由袁枚校订刻印。次子袁步蟾，袁枚堂三弟，生于广西。曾随姐夫胡书巢入蜀，早卒。次女袁棠，号秋卿，袁枚堂四妹，生于广西。父亡后亦由袁枚接回杭州，后嫁扬州汪孟翊（字楷亭）为继室，深得翁姑欢喜。其才学得汪氏亲友“有林下风”之誉。性喜吟诗。38岁时以难产而亡。有《盈书阁遗稿》、《绣余吟稿》，由袁枚刻印。三子袁履青，袁枚堂五弟，能诗，惜早夭。

此外，袁枚还提及族弟袁春闾观察、袁龙文。

袁枚辈兄弟姐妹，皆善诗，并有所成就，先祖的风流余韵得以发扬。他们以袁枚为中心，构成袁氏家族诗人，终于成为性灵派之一翼。

二、少年奇才，刻苦好学

袁枚在堂弟袁树等出生之前，为袁家两房共有的一条根，是袁氏家族唯一的传人。他在袁家的地位几乎是至高无上的，备受长辈的宠爱，姐妹们亦不能不对他谦让。

袁枚长到四五岁已非常聪明伶俐，祖母柴太夫人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捧在手里怕摔了，百般呵护。袁枚自幼即与祖母睡一条被窝，直到成年出游为止。袁枚后来曾自嘲说：“抱置老人怀，弱冠如闺人。”（《秋夜杂诗》）袁枚幼时有做噩梦的毛病，常夜半惊醒大哭；老祖母像老母鸡保护鸡雏一样，主动揽来看护长孙这份差使，习惯成自然，才出现这种祖孙“弱冠尚同眠”（《陇上作》）的稀罕事。老祖母不识字，无法教孙子子曰诗云。但她阅历丰富，一肚子故事，每晚临睡前，都要给孙子讲些陈年旧事，当做催眠曲，直讲到孙子沉沉睡去。

祖母的故事不但给了袁枚关于社会人生的启蒙教育，而且为袁枚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。

袁枚上学前就已读书识字，家庭教师就是孀姑沈氏夫人。沈氏姑母少时就喜欢读书，因此娴雅知礼，温和恬静，很受父亲怜爱。可惜出嫁后31岁守寡，膝下又缺子女，孤独无依，只得寄居娘家。一边照顾老母，一边承担起教育侄儿的责任。袁枚原本聪颖可爱，加上沈氏姑母自己无子，因此视袁枚如同己出，尽心竭力把“母爱”倾注在袁枚身上。

袁枚母亲因忙于生计，平时袁枚的生活起居都由姑母一手操持。早晨起来，为袁枚洗脸，晚上又为袁枚洗澡。天一凉，立即给袁枚添衣服；衣服脏了，赶紧脱下浣洗。袁枚背上发痒，也找姑姑替他搔。

袁枚终身未忘怀姑姑。袁枚入仕后，曾把已亡故十年的姑姑改葬在杭州半山祖父母的茔墓旁，并撰写《亡姑沈君夫人墓志铭》，将姑姑比作“字侄如母”的古代“义姑”，痛惜姑姑早逝，“不及见枚成名，不克受枚一日养”，充满遗憾之情。

沈氏姑姑在袁枚五六岁时，就教袁枚读《尚书》中的《盘庚》、《大诰》二篇。《尚书》的文字佶屈聱牙，对于少年袁枚来说如同天书，读得结结巴巴，哭丧着脸；有时干脆书本一合，找借口溜出屋外玩耍去了。

每逢袁枚心生厌倦时，姑姑就把他抱在怀里，嘴凑近袁枚耳朵，与他同读，以助其声，慢慢地袁枚已能熟读了。虽然经姑姑讲解，不全懂，但《盘庚》中盘庚在迁都殷地之前训诫群臣做官要“念敬我众”，使百姓安居乐业的思想，以及“若衣服田，力穡乃亦有秋”，凡事不努力耕耘都无收获的比喻，都灌输到袁枚心里，成为其人生的座右铭。

袁枚最热衷的是听姑姑讲古事，有时姑姑逗他说“不讲”，他就会号啕大哭，坐在地上耍赖。逼得姑姑只好常翻史书稗官，挑选小儿能听懂的古事，娓娓道来。袁枚听时聚精会神，不肯漏掉一句。所以在袁枚还未上学时，就知道古代有秦、汉、晋、唐、宋等国号，也能说出秦始皇、高祖刘邦、霸王项羽、汉武帝、





诸葛亮、孙权、曹操、唐太宗、魏徵、宋太祖及王安石等历史名人，为他以后读史作文打下初步基础。

康熙六十一年（1722），袁枚七岁时其家迁至杭州城东的葵巷，并开始读私塾，接受正规教育。所请的老师姓史名中，字玉瓚，人修长瘦削，性情狷狭严谨。其先人在汉代就已显赫，始祖史浩在南宋时则官至右丞相。但至史先生一辈早已衰落。史先生幼年孤贫，无力求师，全靠自学，研究星经、地志、乐律，甚至于阵法亦下过工夫。

袁枚师从史先生，主课是学习《论语》。《论语》文从字顺，又颇多精义，比《尚书》好读多了，所以袁枚兴趣很浓。袁枚认识这部儒家经典，全靠史先生启蒙。后来袁枚借孔子之言“诗可以兴”，与沈德潜论战，批评其“诗教”说（见《与沈大宗伯论诗书》），引孔子“君子去仁，恶乎成名”之句，批评某中丞“自称平生不好名”（《随园诗话》卷十四），以孔子“情欲信，词欲巧”为据，论诗贵曲（《随园诗话》卷四），以后又考证出《论语》之传述乃“去圣人亡后百十余年后，追述其言”（《诗话补遗》卷三），又进而“勘破周、孔追微茫”（《子才子歌示庄念农》），对孔子之言亦加审核判断，并不盲从，等等，皆以此时为起点。

袁枚虽然好学，但天性跳荡不宁，十分调皮贪玩，并不是死读书的呆子。有时老师外出，安排蒙童自习背书，袁枚就煽动小伙伴捉迷藏、翻筋斗，闹得翻天覆地。但待老师归来，袁枚该背的书早已背熟，于是主动要求背书，且无一字错。而其同窗们却远不及袁枚，因而要遭处罚。同学们都恨袁枚这个祸首，但也拿他没办法。

袁枚每日放学后，身心都得到解放，带着比他小三岁的三妹袁机尽情玩耍，而且花样百出，从小就显示出善于享受生活的“天分”。成年后袁枚毅然辞官享受山水之乐，于此时已露出端倪。一年四季，兄妹俩春天一起斗春草，舞柘枝；夏天一起提着小笼子，在墙角捉蟋蟀；秋天一起蹲在长松下，点火野炊；冬天则团雪球，打雪仗，冷得直朝手上呵热气。儿童的天性情趣，显露无遗。

但袁枚也不是无所羁勒的野马，放学后并不丢弃读书的学业。九岁那年七月十五日，袁枚在书斋里小憩，忽然看见袁机头梳双髻，身披薄绢，手持《诗经》一卷，来找袁枚温习《缁衣》一章。此时正巧史先生推开房门进来，听到两个童子读声朗朗，完全沉浸在诗境中，不禁莞尔一笑，连声赞叹：“孺子可教也！”

袁枚天性是诗人，自幼即钟情于诗。这大概是先祖的遗传基因在起作用。业师史玉瓚先生不甚工诗，但偶尔兴至，亦会感赋一首。一日兴起，以硃笔书写一首《仆固怀恩传后》云：“怀恩本不负君恩，青史何曾照覆盆。万里灵州荒草外，至今夜夜泣英魂。”史氏一生坎坷，乃借诗抒发牢骚，写罢丢于几案上。后被袁

枚发现，眼睛一亮，拿起来悄声朗读数遍，犹嫌不解渴，又悄悄找来纸笔抄录下来，直到晚年仍未忘记此诗，编写《随园诗话》时就采纳其中。

袁枚由于家贫，除了读四书、五经，难得见到亲人、老师的偶尔吟咏之外，一直未读过一首真正的好诗。但九岁这年，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知道了诗为何物。一日，史先生的朋友张自南先生因家里等米下锅，携一诗册来书房找史先生求售。不巧史先生有事外出，于是留下一张便条云：“我现正急需钱用，特奉上《古诗选》四本，请求能押二星银子。若能助我，有再生之恩。感谢之情，难以言尽。”

张自南走后，袁枚舅父章升扶进书房见到了诗册与便条，便拿到袁枚母亲章氏面前，感叹道：“张先生为了二星银子，言词竟如此可怜，真叫人心酸。赶快给他钱吧，诗册留不留都无妨。”二人正叹息时，袁枚从门外闯进来，一眼就看到了桌上的诗册，抢上前打开一看，不禁狂喜，如获珍宝。原来此诗册精选了从《古诗十九首》至盛唐李白、杜甫的佳作二三百篇。袁枚先匆匆读了几首，觉得字字珠玑，如嚼橄榄，余味无穷，原来天下还有这样的好诗，真是相见恨晚啊！于是把诗册占为己有。

此后，每逢业师出外，或岁终放假，袁枚都反复吟咏这部诗选，慢慢地索性摹仿其格调，亦挥毫涂鸦起来，于是开始了学诗的历程。直到成名后仍感激张自南先生：“其益我不已多乎。”（《随园诗话》卷六）

此年，袁枚还从别处找来屈原《离骚》，亦读得津津有味。相形之下，袁枚觉得八股文味如嚼蜡，学八股文纯粹是浪费精力，因此于四子文不太用心了。后来曾在《途中寄金二质夫》一诗中回忆说：“九岁读《离骚》，嗜古有余慕。学为‘四子文’，聪明逐陈腐。犹复篝灯火，偷习词与赋。”

一夏日，先生放假，袁枚跟随父亲去游览杭州吴山。吴山位于杭州西南，由五座山连结而成。山并不高，但峰峦奇诡，立在山顶视野开阔，近可望西湖轻盈，远可眺钱江浩渺。当年金主亮入侵杭州，曾有“立马吴山第一峰”之句，以抒发其得意之情。山上筑有“有美堂”，欧阳修曾有记。吴山又称胥山，因为在吴山东北面有纪念伍子胥的祠堂。吴山虽不高，但积淀着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蕴，所以名气不小，游人如织。

袁枚与父亲爬到吴山顶，停息在有“巫山十二峰”之称的一簇谲诡奇妙的岩石处，已满头大汗；但山风袭来，通体凉爽惬意。袁枚此时异常兴奋，放眼四顾，居然灵感袭来，诗兴大发，作成五律二首。其中无题一联云：“眼前两三级，足下万千家。”即景抒怀，对仗工整，亦不乏气势。另一首《偶成》有云“月因司夜终嫌冷，山到成名毕竟高”，则颇具哲理，富于灵性。父亲听了儿子这性灵





诗的处女作，大为赞赏。

游山回去后，袁枚诗兴未减，又有《咏怀》句云：“每饮不忘惟竹帛，立名最小是文章。”已透露此生欲以文章立名的志向，成为后来隐居著述的思想萌芽。

雍正五年（1721），袁枚12岁时，参加院试，入县学，成了一名秀才。主试官为学使王充河先生。有趣与可悲的是，其42岁的业师史玉瓚与自己同时举秀才。相比之下，袁枚自然更显得少年得志，矫拔不俗。

院试发榜那天，袁枚正骑着竹马在院子里驰骋，忽然门外来人报捷。消息传开，左邻右舍前来祝贺，路人闻说亦簇拥着来观看这位小秀才。而东家一邻居因孩子落榜，觉脸上无光，正给小儿吃板子。西家一邻居“有女初长成”，则想着向袁枚家里提亲呢。

袁枚家里更是一片欢声笑语，如同过节一般。上学前，姑姑细心地为袁枚梳头。母亲则替他试穿秀才服“青衿”，一种青色交领的长衫，量着长短，叮嘱他不要把所佩锦带弄反了。祖母则把他揽在怀里，慈祥地笑着。全家人都认为袁家中兴有望了。入县学后，袁枚懂事多了，贪玩之心减弱，求知的渴望更强烈。但日子一长，袁枚开始对所学的四书、五经有些厌倦。不安分的天性与好奇心促使他课余常常溜到街上书肆里看书。

杭州自南宋以来，就商业繁荣，文化发达。清代盛世时，刻书业极昌盛，城里书肆林立。书肆中杂书很多，古代诗文集更夥。自从袁枚发现了这如同宝库的新天地之后，就成了常客，一入书肆则流连忘返，手不释卷，把书肆当做图书馆，博览群书。袁枚后来于《对书叹》诗中回忆“至今所摘记，多半儿时为”，就是指在书肆中看书的收获。袁枚一生不仅写诗作文，而且编诗话，撰笔记小说，都与他少年时在书肆里阅读到历代诗话以及《虞初志》、《续齐谐记》等传奇与笔记小说，开阔了眼界、受到了启发分不开。如果袁枚少时只是老老实实坐在学堂里，啃四书、五经，那他顶多是一个写写八股的酸文人，怎么能取得后来巨大的创作成就！袁枚渐渐不仅书读多了，知识丰富了，而且思想开始成熟，识见大大提高。以前只是摹仿古人，吟咏小诗，此时常与亲友雄谈阔论，不时显示出独到的见解。这一切都被姑姑看在眼里，认为侄儿已具备秉笔撰文的能力。

一天姑姑问袁枚：“你还记得以前姑姑讲的郭巨埋儿的故事吗？”“侄儿记得。郭巨不仅不是孝子，而且是奸人。”

侄儿出言骇世惊俗，姑姑不禁一惊。于是趁热打铁说：“你说得也许有理，但要服人，必须写出文章。你现在长大了，光写诗是不够的，该作文章了。你就写篇《郭巨埋儿论》吧，有胆量吗？”袁枚原本年少气盛，姑姑一“激将”，更来了劲头，立即答道：“侄儿愿意一试，请姑姑指正。”

袁枚绞尽脑汁，点灯熬夜，终于写成第一篇论文：《郭巨埋儿论》。

《郭巨埋儿论》以犀利的笔锋，指出郭巨既称为“孝人”，就应该是“慈父”、“廉士”。但他“不能养，何生儿？既生儿，何杀儿？”此为不慈。因埋儿“取金则贪”，此为不廉。而把儿子偷偷埋掉，“母弗禁，似母勿爱儿也，以恶名怙母，而以孝自名，大罪也……乌乎孝？”层层辩驳，不仅析其理，还“发其术”，认为郭巨早“知某所有金，伪携儿掘”，以“天哀予孝”为名得金，既得孝名，又得巨金，用心卑鄙奸诈，甚于韩愈《鄂人对》中的鄂人。千年“孝子”在袁枚如刀笔下，被剖析得一钱不值。

袁枚写了《郭巨埋儿论》后，贾其余勇，不待姑姑吩咐，不久又写了《高帝论》。此文纵论汉高祖当年“用天下之兵，不知用天下之锋”，即夺取政权后，不能利用时势——借良相张良、陈平，猛将彭越、韩信正奋发有为之时，用其诛秦灭项（羽）之余威，彻底摧垮匈奴；反而忙于为子孙列土封侯、剪除功臣，“狡兔死，走狗烹，匈奴尚在，而功臣已尽”。因此，“文帝之卑鄙厚弊，武帝之黠武穷兵，皆高祖不用其锋之过也”。

年仅14岁的袁枚，敢做千古翻案文章，高论帝王治国之失，虽未必尽谐事理，但发前人之所未发，又文笔恣肆，气势宏大，不愧为奇才。

此二文使姑姑赞叹不已。四五年后，袁枚将此二文呈献给老师杨文叔先生批阅，亦得到高度嘉奖，批云：“文如项羽用兵，所过无不残灭。汝未弱冠，英勇乃尔！”杨先生的鼓励，使袁枚日后更加锐意述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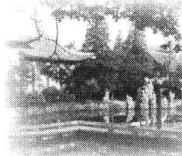
雍正八年（1730）袁枚15岁时，因岁科两试在一等前列，被补为增生，表明其学习成绩突出，自然又受到了亲人的鼓励。

雍正十年（1732）袁枚17岁时，全家搬出葵巷，新居地址已难考，但可知占地较葵巷宽敞，足供袁枚学习之余游跃之乐。

袁枚18岁时，其卓越的才气被浙江总督程元章所知，于是推荐他到万松书院深造。

清代江南书院甚多。一般都是士子准备科举的场所。与诂经精舍、南菁书院等大书院相比，万松书院名气并不响。书院在杭州郊区一山顶上，遍山苍松翠柏，环境静穆清幽，倒是潜心攻读的好处所。由于书院距袁枚家有20里之遥，夜里不能赶回，于是借榻同学沈谦之、沈永之寓所。

沈氏兄弟乃湖州人氏。后来沈谦之官至道员，掌管一省内若干府县事务，类似唐代之观察使，故尊称“观察”；沈永之则与袁枚同举戊午乡榜，晚年官至云南驿盐道，二人成为亲家，袁枚之子袁迟与沈永之女沈全宝结百年之好。在书院里还结交了姚申甫，姚后来官至广西巡抚。





万松书院山长为杨文叔先生，其字绳武，苏州人氏。康熙五十二年（1713）中进士，入翰林院，精于实学，丰才博学，有国士之目。因读袁枚所呈二论，对袁枚极为赏识。后来又掌教南京鍾山书院，当时袁枚正好在江宁任县令，二人仍时时过从。

袁枚于万松书院苦读一年，发愤忘食，学业大有长进。后来有《万松书院》一诗记云：

我每遇文战，彻夜苦钻研。

至今咳唾处，心血犹红鲜。

苍天不负苦心人。袁枚因学业优秀，又受知于浙江督学帅念祖。帅念祖，字兰皋，江西人氏。后官至陕西布政使，客死塞外。帅念祖于雍正十二年（1734）任浙江督学时，曾主持岁考。袁枚作为入学秀才自然应参加考试。袁枚所作赋《秋云》有云：“映河汉而万象皆虚，望远山而寒烟不起。”帅督学大加叹赏，认为意境恢宏而深远。但有心要试试袁枚学问的深浅。面试时故意出难题：“有‘国马’、‘公马’二语，作何解释？”袁枚一听发慌，因为此二语作何解并未搞懂。但他立即镇定下来，如实回答说：“此二语出自《国语》，注自韦昭。至于作何解释，枚实在不知。”

未料帅督学微微一笑，看着眼前的年轻俊才，宽宏地说：“你年纪还轻，能知道这‘二马’出处，已很不容易，不必再解释了。”但帅督学停顿了片刻，又发起进攻：“‘国马’、‘公马’之外，还有‘父马’之说，你知晓吗？”

这一问袁枚暗喜，因为胸有成竹。当帅督学话音刚落，就接答道：“‘父马’出自《史记·平准书》。”“你能对一下吗？”“可对‘母牛’，出自《易经·说卦传》。”帅督学闻后欣然，一再赞叹说：“对得妙，对得妙！”

此次岁试，袁枚考了一等，补为廪生，开始享受国家补助廪米的待遇。

雍正十三年（1735）春，袁枚20岁，又先后参加了两次考试。先是春天参加杭州府制所举办的博学鸿词试。主试者为浙江总督程元章、督学帅念祖，试题是《春雪十二韵》，因为考试这日天上正下雪，故即景命题。但此试因是年八月雍正帝驾崩而未有结果。后来是参加科考。清代在每届乡试考举人之前，各省学使巡回所属各地先举行一次考试。凡科考一二等和三等前十名者，才能被批准参加乡试。袁枚科试名列前茅，自然获得了参加乡试的资格。此试阅卷者为帅督学幕中的邵昂霄先生。考试后袁枚与邵先生相遇于西湖。邵有赠诗云：“韵到梅花清有骨，软于杨柳怯岁风。”袁枚大有知己之感，晚年将此诗句选入《随园诗话》。

袁枚取得了应乡试的资格，仕途似乎已不是遥不可及了。

三、省叔桂林，扬名广西

公元1736年，清高宗弘历登基，是为乾隆元年丙辰。袁枚已21岁。清乡试正科安排在子、午、卯、酉年。此年距乾隆三年戊午（1738）科乡试还有两年之久，漫长的岁月委实难挨。

袁枚从小到大，未曾出过杭州，如同井中之蛙，与外面五彩缤纷的世界几乎隔绝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每当读罢《古诗选》，历代诗人所歌咏的异地锦绣河山，仿佛都在向自己发出呼唤。袁枚早知人生不仅要读万卷书，而且应行万里路的道理。前代诗坛名家，正是得江山之助，才妙笔生花，创作出至今仍脍炙人口的诗文。弱冠之年的袁枚，比任何时候都渴望外出壮游，闯荡世界，如同羽毛渐丰的苍鹰，要展翅翱翔万里云天；骨骼已壮的骏马，要扬蹄奔驰千顷草原。

但是眼下几乎是家徒四壁，父亲已年迈返乡，母亲操劳生计，鬓发花白，能维持一日三餐已不易，哪来闲钱供自己远游呢？每想至此，不禁唉声叹气，眉头紧锁。

父亲看出儿子近来抑郁寡欢，于是询问为何苦恼。袁枚支支吾吾不敢讲；经不住父亲穷追不舍，终于道出心事。父亲听后黯然神伤，默默地打量着已长大成人的儿子：照理确实应该让他走南闯北，长长见识了。惭愧的是自己贫穷无力，竟不能满足儿子的愿望。父亲无声地走开了。

次日，父亲叫来袁枚，说：“为父昨夜想到一个人，一个地方。如果有办法借到路费，你可以去广西看看叔父。到了那里也有个照应。”

袁枚听后似绝处逢生，心中愁云为之一扫。姜还是老的辣，父亲这个主意自己怎么就没想到？袁枚不禁笑逐颜开，未假思索就答道：“有办法，有办法！”虽然嘴上说“有办法”，但办法究竟在何处，其实心中并无底。唯一明确的是远游有望矣。

袁枚少年时气盛调皮，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乖孩子，为此曾遭到家乡某些“名宿”非议，而儿时朋友亦有人因此而疏远袁枚。“患难见知己”，在当时的“困境”中，却有一位姓柴名致远、号耕南的秀才，与袁枚一见倾心，成为知己，使袁枚受伤害的心灵得到慰藉。在袁枚因无资出游、再次为难时，又是柴致远伸出援助之手。

其实柴致远并不是富户，亦非踏上仕途的官僚，同样是个穷秀才。但他颇有侠义之心，十分重视友情，当听了袁枚的诉说，立即转动脑筋：陪袁枚赴江西高

